

非洲:在矛盾与希望中生长的大陆

周宗敏

三站印记:在流动中读懂非洲

1991年,法航的机翼第一次切开非洲大陆的云层,阳光像融化的金箔,铺满赞比西河的河面。我趴在舷窗上数着海岸线的曲线,那时不会想到,这片土地会成为此后半生反复回望的坐标——就像纳库鲁湖的火烈鸟,一旦见过那片流动的粉红,便再也忘不掉。

赞比亚卢萨卡分社的日子,与铜带省的铁轨、赞比西河的涛声缠绕在一起。殖民时代留下的旧铁轨,与坦赞铁路的新钢轨在阳光下交错,后者的枕木下,埋着中国建设者的汗水,也埋着“友谊”二字的重量。我背着相机穿梭在市集,恰逢非洲大陆首次多党制选举。投票站外,人们举着候选人的海报往来穿梭,议论声、喇叭里的宣传声交织成一片,有人眼神里带着对未知的探询,有人脸上是按捺不住的躁动。这种从未有过的政治实践,像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头,在民众心里激起层层涟漪——有新奇,有迷茫,也有对改变的隐约期待。

转身走进村庄,却见一位母亲蹲在猴面包树下,给怀里的孩子喂青黄的野芒果。“树会结果,雨会落下,孩子会长大”,翻译转述的这句话,后来总在我脑海里回响,像赞比西河的涛声,沉稳而坚定。

转至肯尼亚内罗毕,非洲总分社的灯光总亮到深夜。作为终审发稿人,“Final say”的签字笔握在手里,总觉得分量千钧。蒙巴萨港的发报机嗒嗒作响,渔民的独木舟与国际货轮在海面交错;桑吉巴尔的滩涂上,退潮后的水生物成了孩子们的玩具,笑声混着咸腥的风。去南非驻肯使馆办签证时,签证官Mr. Weiser(发音近“Visa”,倒像暗合了他的身份)总爱盯着窗外的合欢树,盖章时慢悠悠地说:“你们记者,总爱追着风暴跑。”后来才懂,他说的风暴,正酝酿在南非的土地上。

纳库鲁湖是常去的慰藉。成千上万只火烈鸟铺展在湖面,粉红的翅膀扑棱着,像流动的云霞,连天空都被染得发暖。有次遇见鸵鸟在湖边踱步,笨拙却执拗,倒让我想起那位母亲的话——大地不会辜负认真踩过它的脚。而远处草原上,长颈鹿正伸着脖颈够向高树的绿叶,身姿优雅又带着股韧劲,那一刻忽然觉得,这或许就是非洲最本真的模样。

淬火:在历史褶皱里看见光与痛

1992年的南非,像一口烧得滚烫的锅。作为特派记者,我不仅亲历了这个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关键节点,更较早以大陆官方媒体的视角,用《走马看南非》《南非投资环境面面观》《向比勒陀利亚进军》等报道(其中《向比勒陀利亚进军》是记录局势的特写),向国内读者揭开这片土地的面纱。博伊帕通惨案的血迹未干,22条生命的消逝让空气粘稠得像糖浆;可几个月后,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坐在谈判桌前,握手的瞬间,约翰内斯堡的教堂敲起了钟。我在一天内发完22条英文稿,手指在键盘上发抖,眼前晃过罗本岛的囚室——曼德拉住过的小房间里,只有一张草席,采石场的碎石在窗外泛着白光。

那时的南非,总在极致的反差里让人震撼。高速公路网密如蛛网,平整宽阔,行驶其上时,恍惚间会忘了身处非洲——当时它的公路发达程度,仅次于德国、美国。作为非洲大陆的“火车头”,南非的GDP一度占到全非洲的40%左右,约翰内斯堡的高楼与索维托的棚户区隔街相望,繁华与困顿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在阳光下同时反光。德班的黄金海岸线绵延千里,好望角的礁石上,巨型货轮鸣着笛穿梭,麦哲伦船队的航迹早已淡去,却带不走这里的繁忙。

同一时期的津巴布韦,还顶着“非洲面包篮”的光环,玉米与烟草堆满仓库,田埂上的拖拉机突突作响,谁也想不到后来的起伏。而纳米比亚的红沙漠与海洋交汇,美得惊心动魄,沙漠边缘的村庄里,孩子们却仍在为水发愁。这些景象总在提醒我:自然的馈赠从不等于必然的收获,就像撒哈拉大沙漠的黄沙下藏着石油,可若没有开采的技术与稳定的环境,宝藏也只是沉睡的石头。

最难忘那些细碎的瞬间:在卢萨卡市集,小贩会把最好的芒果偷偷塞给我;在约翰内斯堡的街角,陌生老人会用不熟练的英语讲曼德拉的故事;在桑吉巴尔的海边,渔民摇着独木舟归来,舱里的鱼不多,却坚持分我两条。他们的淳朴像草原的风,坦荡得没有杂质——后来才明白,这片土地的人民本就如此,在没有种族冲突和外来干涉的日子里,他们的笑容会比纳库鲁湖的阳光更明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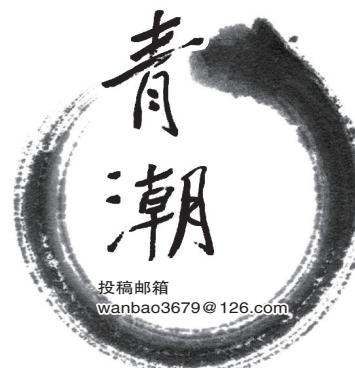
回响:从见证者到播种者

30岁生日那一周,我回到了北京。行李箱的角落里,还裹着从赞比亚带回来的猴面包树种子,是那位喂孩子野芒果的母亲硬塞给我的,说“种下就会发芽”。非洲的风好像跟着种子一起飘回了故土,往后的日子里,这份联结化作了遍布非洲的分社网络——几乎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都有我们的足迹。

苏丹的喀土穆分社守着尼罗河的日出,索马里摩加迪沙分社的灯光曾在战乱中坚持亮过深夜,塞内加尔达喀尔分社的记者常去戈雷岛记录历史的伤痕,塞拉利昂弗里敦分社见证过战



插图
阿占



诗坛新作

珠山秀谷 (外一首)

李全文

重峦叠嶂,嶙峋有致的石
是对月与春色的褒奖
在悬崖峭壁,在波光粼粼的水
所有熙熙攘攘的风,都归顺
于西风

无数摩顶接踵的松与草木
向去往江南的芦雁作别,不
苟言笑

每一位大山都有自己的虚
怀若谷
内心烈燃的升腾
渴望被一堆堆胸含丘壑的
张大千的波彩所覆盖
在冬的怀柔,掺加一片铺天
盖地的白
秘制血脉,从不衰朽

此刻,大珠山纵横驰骋的额
一下子被阳光触碰为火花四溅
从大东北归来的雪
飘飘洒洒
一直暖捂漫山遍野的蓝荆子
火一样红彤彤的野杜鹃
期待那一群叛逆的黄莺儿
从明人张岱的《西湖梦寻》
中归来
然后心花怒放

如此之多的 落英缤纷

膝盖不疼了,行走也就顺畅
一个人步山径,趟礁石,涉崎岖
看雨,听风,看海之蓝、山之巍
也就算是心有戚戚焉
连那一堆堆芦花,也都乐得不
亦乐乎

此刻,虽秋声在耳
然鸟兽之声渐不闻
屈原《九歌·山鬼》之
“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
兮而在下”渐不闻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四》之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渐
不闻

但人生于天地间
孰来孰到,也都是上苍的造化

于是,潮涨潮落井然有序
如此之多的缤纷,塞满山坡